長江軍事發動中

寧將任陳銘樞總指揮　鄂第四第十一軍俱抵漢

據另條所載，鮑羅廷確已離漢，鄧演達以不滿於武漢態度而辭職，共產派人紛紛告退，而同時寧漢戰機，仍甚緊迫，眞相如何，頗有疑問，共派退出，即南京攻擊之目標不存，豈武漢藉此以緩和寧方黨軍，而便於倒蔣乎，然日內或急轉直下面爲政治的解決，亦未可知矣，茲先紀雙方備戰情形如左，

南京方面

（十六日午後三時三十八分上海專電）近將介石專注重軍事，政事多由胡漢民主辦，漸見偏狹風氣，將介石委溫建剛兼船舶運輸司令，設司令部於楚振艦，辦理對漢軍運事，皖西江北，由夏斗寅王普防守，重要部隊，佈置江南，

（國聞十五日下午八時上海電）討伐武漢，有以陳銘樞爲總指揮說，一說任趙恒惕，以何應欽部爲主力，

（又電）今晨慶祝會決議請寧速討伐武漢，通緝汪精衛及撫鄂陣亡將士家屬等四項，下午水上遊行，由兩艦前導，後隨輪艇約二百艘，夜水陸均放烟火，（又十六日正午上海電）寧昨檢閱近時參加作戰軍隊五萬人，何應欽指揮，將演說出師迄今傷亡逾五萬，所得勝利成功，均爲共派篡竊，破壞無餘，應自今起，重行團結，努力倒共，晚提燈遊藝，

武漢方面

東方社上海十五日電云，當地某方所接報告，武漢共產派討蔣之氣勢，九日以來，益形熾烈，從新編成軍隊爲三軍，以何健爲第一軍長，李品仙爲其二軍長，劉興爲第三軍長，並另編成中央師，以圖軍隊之充實，張發奎軍既充滿九江，第十八軍已入南昌，陳公博九日抵九江，九江南昌地方完全入於武漢派勢力之下，南京政府過蕪湖者已達四千，時機刻刻切迫，又上海十四日電云，據外國海軍方面所接報告，武漢之第四第十一軍，昨日開到九江、反蔣空氣，益形濃厚，傳聞該軍日內將進攻南京，一方南京政府以招商局船新口號輸送約三千之兵於蕪湖，後續部隊亦在輸送中，寧漢兩軍衝突之可能性，已漸增加，

風雲變色之武漢

共產黨紛紛辭職　鄧演達辭去主任　擴大會議之兩說　對下游仍備用兵

晉軍來石家莊接防

△石家莊通信）昨晚石家莊各商號，忽起驚慌，夜八點即閉門，九點街市戒嚴，因傳晉軍東進，距石莊僅有五里，係由南北西三面而來，但無衝突，而人心極不安，各娛樂場等，今日已半數停業，

△正太車今日由陽泉井陘獲鹿等處，俱有曾軍之兵車東開，晉軍第五師孫楚軍隊爲前鋒先行，查晉軍昨下動員令，今日實行動員，又開晉軍俱係夜間離營者，

△奉軍十五軍長汲金純，及所轄楊旅長尙未返石，奉軍在石莊之要人不多，東車站（京漢站）現備集空車甚多，聞奉軍有自動撤去之意，

△正太貨車已不通，客車照常，正太護路司令部，又加守衛多人，獲鹿之晉軍司令部將移設石家莊。

△獲鹿縣城，除山西辦公人員外，不許外人隨意出入，

△京漢線各站，俱極忙碌，刻客車仍照通，往南暫通至順德爲止，（十四日午）

津浦前線

津浦前線，濟南有相傳直魯軍十五日再豫回臨城者，但無從證實，僅知電線交通，昨仍通至滕縣爲止，滬電稱，王天培部十三晚復過滕縣，王十四晨返徐州，前線在界河、

京漢交通

兵車擁擠

（京訊）京漢方面，前方軍訊依然沈悶，惟交通狀況，略有所聞，前日應到之二十二次車，仍舊至昨（十六日）晨到站，上下客貨，時間極爲緊促，差幸仍照原定七點半原車開出，但開保定以南，兵車擁擠不堪，能否直趨石莊，尙不可知，惟到達保定，或再前進至正定，總有把握，時間問題，則無人敢定，至開順德之第五次車，因多日不見第四次車放回，機車缺少，遂致停擺云，

墊欵無成議

南京商議墊欵事無成議，外人對財政放不良空氣，日人尤甚，金融界不能無顧忌，

（十六日下午八時上海專電）

整理公債

△南京已決計維持國聞十五日下午八時上海電）錢新之來滬，維持整理案內各債，已決定，

錢大鈞編一軍

國聞十五日香港電，錢大鈞部，決編成一軍，現有二萬人，湘粵邊桂軍壺回韶關加防，

北京將新設最高特別法庭

京訊，北京元帥府，有組織特別法庭之議，近因鮑羅廷夫人案，于是籌備此事，乃見積極，並決定名爲最高特別法庭，以各軍警長官爲委員，凡以後有重大之黨案，或軍事案件發生，均決定在該庭審理，日內即可發表云，

山西未提時局條件

△對北京現制向不表示贊否

昨有報紙載稱，山西日前開重要會議，議決對於奉張致最後忠告，列舉數條，奉張大元帥仍舊，但須移出關外，一方另在京組織合議政府云云，本社記者晤晉方某要人，詢及此節，據稱其說不確，蓋閻百川對於奉張就大元帥問題，從不表示隻字之可否，最近對奉方亦絕無任何時局條件提出，當北京改制之議發生，北京曾有人電詢閻氏，似應來一賀電，又奉張就職日期既定，有人又電詢是否參列賀典，閻氏時在病中，對此等電報，俱未置復，而即任何閻氏親近之人，從未聞其對於北京現制度表示任何意見，至近日李慶芳氏回晉，聞閻氏見李時，亦未談及奉晉關係，對北京亦無何種關於時局上之提議，故知報載云云，非眞相也，至山西地位，刻加入南京政府，改造省政，與奉方亦無敵視之意，現時雙方相安，則爲事實云，

寧軍事委員會成立

總司令受該會命令

（國聞十五日下午三時南京電）軍事委員會委員刪（十五日）行就職禮，古應芬授印，胡漢民受印，

（南京七月十五日路透電）南京政府軍事委員本日正式成立，該處職員當時宣誓就職，財政總長古應芬主席，力稱該會職務，類乎歐洲海陸航空之部，該委員會總攬全國軍務，總司令受該處命令，

外交總長代表南京政府，聲言國民軍紀之必要，以便戰勝最後敵人，並云將來飲馬阿穆爾河兩岸云云，

上海搜檢遠東銀行

△楊虎告發謂匿有共黨

上海七月十六日路透電，上海工部局特別警察，今晨搜檢遠東銀行，該行向被指爲蘇俄駐中國之財政機關，搜檢時將所有帳簿文件等，悉行加以翻查云，又電，上海工部局警察根據淞滬公安局長楊虎之告發，謂有共產黨人若干藏匿遠東銀行內，故將該銀行搜檢，此次之搜檢，事先曾由中國臨時法庭用搜檢狀通知該銀行云，

三公使爲鹽款訪潘復

北省鹽欵亦已不解

北京特訊，各省鹽稅，久已不解京，南方因無論，即在近畿之直省，亦復時解時輟，邇來與善後借欵有關係之英法日三使，開曾迭有集議，昨（十五）日上午，復在英使館開會，討論此事，內容不詳，惟聞已議有辦法，大致以各地鹽欵，均被截扣，不解北京，前則直省尙能解到，現亦中止，善後借欵，本息之償還，勢將無着，而近來稽核總所，經濟困難，異乎尋常，亟須設法救濟，當議定分，向南北兩政府提出抗議，促中國方面注意，此議定後，各使即電本國政府請示，大約一俟得有復電，認爲可行，即將提出抗議，同時並開各使對南方發行鹽餘庫券六千萬元，或亦將列入抗議，不過事實上中國現狀如此，縱提抗議，亦未必能有效耳，

湘軍反共

東方社漢口十三日電云，共產黨以張發奎軍爲中心反蔣之氣勢雖甚揚，其後形勢漸不利，尤以武人方面如唐生智部下之李品仙，何健，劉興等反共之傾向已甚顯著，唐見大勢所趨，亦表示反共之態度，於是過激派大感不安，鄧演達，鄧澤如，林祖涵，詹大悲等其他政府要人十數名辭職，共產派機關之農工日報自十日停刊，而汪精衛爲穩健派之中心，依報紙或演說爲穩健政策之宣傳鼓吹，

鄧氏辭呈

東方社漢口十四日電云，當地之過激派與非過激派間之分裂，已漸具體化，鄧演達十三日將總政治部主任辭去，其辭職聲明之要旨如下，中國革命奉孫總理之三民主義，須得農工階級之援助，始可完成者，然最近國民黨內，有曲解此方針，甚至有漠視此方針者，討伐蔣介石，對蔣之高壓農工階級之政策不可不反對，然最近討蔣之進行，不惟放置討蔣精神，動形弛緩，中央執行委員會，漠視依農工階級之助力之革命之進行，且尙有提議，與蔣妥協，勸告與共產黨分離者，其形勢行將放棄農工階級利益之擁護，夫農工階級爲國民革命之源泉，漠視農工階級而且抑壓之，結果無異國民黨自封閉其活動，國民黨反有化爲反革命勢力之虞，且討蔣而若出於恩怨，己失革命之意義，若國民黨而否認其農工政策土地分配政策，則現在之革命不過重演民元革命之失敗而已，演達現雖去總政治部主任之地位，若國民黨矯正其過失，有實行孫總理遺囑之決心，仍可參加國民革命之事業，臨行尙望同志之健鬪，

又鄧演達十三日以來遂不知去向，鮑羅廷亦有已離開漢口之說，

會議兩說

東方社漢口十五日電云，武漢政府九日以來開中央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，討論與共產問題，譚平山鄧演達蘇兆徵等極力反對，以孫逸仙之聯共政策爲盾，主張與共產黨分合作，汪精衛譚延闓宋慶齡等代表穩健派爲猛烈之反駁，雖無所決定，雙方意見一致，一、國民黨承認共產黨在黨內之存在，惟不許在黨內實行共產黨政策，二承認共產黨配備軍隊，但不得在國民軍內活動，

又東方社上海十五日電云，武漢政府九日特召唐生智，及其他首腦者，赴漢一面即宣布戒嚴，會議之內容如次，一唐生智與馮玉祥聯絡參加北伐，二決行攻擊南京，三繼中山之意聯絡蘇俄與共產派，擁護武漢政府，

鮑氏離漢

漢口七月十五日路透電，鮑羅廷今晨乘小汽船離漢，據中國官方稱，鮑氏確在離開中國，但不肯將其路程洩露，蓋恐其蒙受危險云，

日民政黨倡議撤兵

昨日本埠天津日報大連無線電話，日本民政黨十五日午後二時開對華特別調查會，討議關於出兵山東事件，結局，承認日本兩次出兵山東，均爲毫無明顯理由，且除因此與中國民心以反感外，亦無何等效果，故一致表決就日本帝國外交上觀察，務請政府立即撤兵，聞不日將發表聲明書云，

近二十五年中國之外交

王正廷新著　（九）

至廢除不平等條約問題，竊以爲關稅自主，最爲我國起死回生之劑，若收回租界租借地，撤銷領事裁判權等等，則次第交涉，亦易爲力，蓋財政爲一國之血脈，而關稅則財政之源泉，我國自協定關稅以來，產業不能振興，洋貨不能抵制，利權外溢，百業凋殘，尙遑論國際之貿易，人至貧血必至羸亡，國至經濟不能自立，更何有存立之餘地，每聞國人競相告曰，列強將共管財政矣，而不知關稅被其限制，稅欵被其管理，是我國財政已早爲外人共管矣，故前歲關稅會議，於關稅自主一節，極力主張，雖冒萬難，必求達到目的而後已，差幸列國頗向於我，英人雖欲抵抗，孤掌難鳴，自主一案，遂得於驚濤駭浪中平安通過，英人無奈，乃轉而挑動鄂豫內亂，寢擱其事，其謊已甚，深願今後國人能積極運動，有以促其實行也，

統觀歷年之往迹，庚子以後，各國直以中國爲征服之殖民地，予取予求，莫之能禦，而當局闇昧，遇有重大問題，略事躊躇，一經威嚇，無不俯就範圍，民國成立，袁政府抱稱帝之私心，一以媚外抑內爲事，損失國權，爲思潛銓，已黎和會，朝野漸知外交之重要，國民對外無門，統觀歷年之往迹，庚子以後，各國直以中國爲征服之殖民地，予取予求，莫之能禦，而當局闇昧，遇有重大問題，略事躊躇，一經威嚇，無不俯就範圍，民國成立，袁政府抱稱帝之私心，一以媚外抑內爲事，損失國權，爲思潛銓，已黎和會，朝野漸知外交之重要，國民對外無門，雖冒萬難，必求達到目的而後已，差幸列國頗向於我，英人雖欲抵抗，孤掌難鳴，自主一案，遂得於驚濤駭浪中平安通過，英人無奈，乃轉而挑動鄂豫內亂，寢擱其事，其謊已甚，深願今後國人能積極運動，有以促其實行也，